



没有军籍的战士₂

杨明沿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杨明沿，1955年生，湖北省襄阳市人。曾为中学语文老师，抓过基层宣传工作，后自修法律，目前供职于某法律事务所。虽出身寒微，命运多舛，但自幼饱读诗书，遍纳百味，热爱文学，立志写作，艰难谋生之余，以二十余年之心血“孕育”出《没有军籍的战士》两部，付梓出版。

隆冬过了，虽仍寒冷，春天还会远吗？

谨以此书献给在那个乍暖还寒年代为祖国建设和争取改革开放早日到来不计个人得失，默默忘我工作（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却未获任何功名，永远不被记起的人们。

真正的战士，并非一定要有军籍。

没有军籍的战士₂

杨明沿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新编目（CIP）数据

没有军籍的战士 2 / 杨明沿 著

广州市：花城出版社，2012.01

ISBN：978-7-5360-6405-8

没有军籍的战士 2

【作者】杨明沿著

【出版发行】广州市：花城出版社，2012.01

【ISBN号】978-7-5360-6405-8

【页数】443；21cm

【原书定价】30.00

【中图法分类号】I247.5（文学>中国文学>小说>当代作品（1949年~）>新体长篇、中篇小说）

【内容提要】本书是同名小说《没有军籍的战士》的续集，讲述“四人帮”倒台后主人公文欣的生活际遇。大时代的变迁似乎与小人物的生活并不直接相关，无权无势的他仍然在社会的最底层奋斗挣扎着，希望一次次降临又一次次破灭。难能的是文欣一直对生活 and 命运抱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始终相信凭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改变命运。不向命运低头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格式】杨明沿著. 没有军籍的战士 2. 广州市：花城出版社，2012.01.

第一章

话说欧阳娜、文琬先后返城，分别当了铁路工人和进大学读书，满冲水库建设依然突飞猛进，只是火热生活中虽然还有李康实、沈跃前、彭秀玉、许有猛、郑文保他们，虽然还有成千上万的民工、热火朝天的水利建设情景，但文欣依然觉得分外孤单。

国家形势却与文欣的心情截然相反，当全国人民还沉浸在痛失领袖的悲伤之中时，无线电波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反革命‘四人帮’”。

这是文琬返城还没几天的一九七六年十月的一天，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将这一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后，本来逐渐寒冷的中国大地，顿时一反常态“炎热”起来：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男女壮年到白发老人，无不挣脱痛失领袖的悲伤与忧愁，走出家门，拥上街头，汇入一支又一支欢呼的队伍振臂欢呼。

满冲水库工地再见不到毛主席逝世以来的沉闷情景，一面面红旗又迎风飘扬，一块块醒目的“打倒‘四人帮’”的标语牌整齐排列，淳朴的民工们脸上又溢满开心的笑容，甩开膀子刨土、上土、跑车，相互挑战的呼声此起彼伏，响彻整个工地上空。金色阳光照耀下的这一切，恰像一个流派大师刚一气呵成的排山倒海图。

在打着赤膊高举铁耙刨土的许有猛身边，与其他民工竞相给板车上土的文欣，虽然汗水湿透了衬衣，但汗津津的脸上却洋溢着难以掩饰的笑容：“文琬，欧阳娜，你们现在在干什么？你们知道‘四人帮’被打倒了吗？你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命运从此要翻开新的页码了吗？……”

“怪不得我说这些年是咋搞的？”

文欣正想得开心，刨土的许有猛突然停下钉耙，拽下肩上早已湿漉漉的毛巾，胡乱揩着黑里透红的肌体上的汗珠，打断文欣的默默想念，颇有感悟地说：“天天大批促大干，斗私又批修，抓革命促生产，把人折腾得不安生，可买东西按计划，春上吃国家救济粮，一穷二白的面貌就是没法改变，原来就是这几个家伙捣的鬼。”

“这下好了，”文欣停了上土，手背揩着额头上亮晶晶的汗珠，接过许有猛的话，“用不了多久，我们国家各方面肯定都要发生变化。”

刚说罢，跑车的郑文保像一阵风，拉着空板车来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叫文欣：“秦老师，快！沈书记有事在卸土场等你。”

许有猛生怕文欣耽误时间，忙丢下手拄的钉耙，过来抓住他拄的锹把：“让我来，你快去。”

文欣哪还敢怠慢，把铁锹给他，忙朝卸土场去。许是沈跃前没忘记自己对文欣的愧欠，老早就左手叉腰，右手拄锹，望着文欣一路匆匆来到面前。“沈书记，你找我？”文欣恰与沈跃前相反，浑身上下没一丝儿与欧阳娜、文琬分别，没能上大学、没能参加工作的沉闷情形，又恢复了往日的热情，抢着叫他。

沈跃前简直有点儿受宠若惊，“啪”的一脚把手中的铁锹深深踩在松软的土里，忙不迭掏出口袋里的香烟，抽一支递给文欣：

“给。”文欣却像不认识他：“沈书记，你今天咋了？我不会抽烟。”沈跃前倏地一愣，遂不好意思地反问他：“是呀！你说我今天这是咋了。”抬手把香烟戳到嘴上，掏出火机，“啪”地点燃，甜甜抽一口，又从唇上拔下香烟，随着吞进肚里的烟雾从口鼻中竞相“挤”出，他急不可耐地对文欣说：“刚才在公社开传达中央文件的战地会议，你哥哥对我说，你妈又犯病了，他实在不得闲，叫你回去看一下。”

文欣听罢沈跃前的话，一脸慌张：“那我现在就走。”沈跃前说：“行是行啦！只是都中午了，你累了半天，饿着肚子回家呀？”文欣满脑子都是莫香春孤零零卧病在床的痛苦情景，便对沈跃前说：“那不当紧，乡下的午饭晚，我骑你的自行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家了。”

沈跃前乍听他说要借自己新买的永久自行车，倏地一愣，想要拒绝，却不好意思，只好把手里的烟屁股往地上狠狠一掷：“那你快去。”文欣拔腿就走。不过两步，沈跃前又忙不迭叫他：“哎！小秦小秦！”文欣猝然停步，转身望他，正要开口，沈跃前已捧上来：“险些忘了大事。”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有你一封信呢！”文欣心里一紧：“是文琬还是欧阳娜的？”伸手一把夺过，忙看信封，是那清秀而别具一格的字体。正要拆开，乍听沈跃前问：“看笔迹是文琬来的吧？”文欣暗自一惊，忙把信封胡乱拆了塞进裤兜：“顾不得看，管他谁的。”沈跃前故作生气：“你小子还跟我要小聪明，艳福不浅呢！”文欣脸腾地一红，忙不迭道：“时间不早了，我走了啊！”再不顾沈跃前忍着笑瞪他，扭头便走。

正如文欣对沈跃前说的，懒懒的半空中，冬天的太阳逐渐偏西，乡下人才开始吃午饭，在一大片墙上披着白石灰水写的参差不齐的标语的跃进大队村中醒目的三间青砖红瓦房里，汉伟正与当年是他的学生，现在已被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为跃进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贾红云，和她母亲陈桂华围着热腾腾的鸡汤吃午饭。

按说莫香春病情严重，汉伟还请沈跃前捎信叫文欣回去，跃进大队距秦庄也不过几里地，汉伟又有文琬帮忙买的凤凰自行车，怎么宁可在这儿喝鸡汤，也不回去看一眼病中的莫香春？

其实原本汉伟是准备今天在公社开罢战地会议，趁中午回家看莫香春的，怎奈早上临走时，贾红云悄悄叫他散了会早些回来，中午在她家吃饭。有人要问：汉伟不是在公社专案组吗，咋住到贾红

云家了？这话还得从跃进大队落后说起：跃进大队虽是临近公路，交通便利，土肥水足，但因领导只喊不干，尽谋私利，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中，出工不出力，生产屡上不去，年年吃国家救济，是平原公社一顶脱不掉的“落后帽”。自打“农业学大寨”起，就时常进驻工作组，汉伟、文琬都曾在这儿蹲过点儿，贾红云家恰好在这个大队，又因贾红云是自己的学生，在校时又跟文欣一样是学校出名的宣传队员，所以上次汉伟带队来这儿蹲点，就理所当然地把工作组办公室设在贾红云家，自己也就理所当然地在贾红云家住下。

自从汉伟在贾红云家住下，贾红云家就不知不觉有了两个明显的变化：贾红云由一个刚出校门的姑娘比坐直升机还快，先入党，紧接着被任命为大队支部副书记。这次平原公社乘打倒“四人帮”的强劲东风，狠抓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又派汉伟率队进驻跃进大队。就在汉伟来的前几天，上次蹲点住的贾红云家三间土坯房屋被今天的三间青砖瓦房替代。跃进大队的人们不明白，秦校长在她家住了一回，她家变化咋这么大，背地里议来议去，最后不约而同把惊讶的目光投向贾红云。

那贾红云二十出头，瓜子脸红扑扑，身材优美像垂柳，脑后又扎两条羊角辫，咋看咋像一束水仙花。人们从此再不议论，只对他们的脊梁吐唾沫：“呸！又是一对野鸳鸯。”

汉伟住在贾红云家，但吃饭是颠扑不破的工作组制度——挨家挨户轮着吃。汉伟见贾红云叫自己中午到她家吃饭，不觉惊讶：

“我今天不是轮到魏解放家了吗？”贾红云抿嘴一笑，腮边的两个酒窝像两朵同时绽放的玫瑰，悄悄走近他：“我妈说自打我家新房子盖好，还没请你吃过饭呢！”汉伟总是那么深沉，故意不紧不慢接过话：“咋没有？前天晚上我从公社开会回来晚了，不是在你家吃的荷包蛋面条？”贾红云再没有一丝儿在外面的年轻女支书神情，倒像在长辈面前撒娇的小姑娘：“不！不！那不算，今天是正

式。”汉伟淡淡一笑，正要佯作勉强答应，不知怎么忽然“哎呀”一声。贾红云顿时恢复年轻支书“神情”：“咋了？”汉伟不无遗憾道：“我妈病复发了，我准备开罢会顺便回去看她。”贾红云的脸色倏地一沉：“反正这是我妈叫我告诉你的，听不听由你。”嘴一撇转身走了。

汉伟开罢会到底没回家看病复发了的莫香春，而是回到贾红云家做客。这汉伟怎么这么听贾红云的话？还用回答吗，且不说人们议论的贾红云家的突出变化是不是汉伟带来的，只看贾红云跟汉伟说话的神情，你还不是萤火虫吞进肚——亮堂在心里。

再说吃着饭的贾红云想到汉伟到底听了自己的话，没回家看他妈，忍不住不时瞟他一眼，见他吃得不紧不慢，有滋有味，浑身上下透出一股成熟男人诱人的魅力，心中突然涌出一股莫名的情感，当即停了吃饭，一把抓起砂锅里的汤勺，探起柳条腰身，在砂锅里用心捞出一截鸡大腿，轻巧倒进汉伟碗里：“这鸡汤是我妈专门为你炖的，咋不好好吃呢？”汉伟略微一怔，张嘴正要说她，早把一切看在眼里，脸上漾起幸福神情的陈桂华却说汉伟。

陈桂华咋说汉伟，待后再说。先说陈桂华这人，虽已四十出头，但因长得身强力壮，面如满月，唇红齿白，且夫妻俩有了贾红云就再不生育，一家三口没负担，丈夫贾木匠又长年在外做手艺，挣些活钱，家境殷实，有道是家宽出少年，所以那陈桂华看上去真像枝头熟透的果实，分外诱人。贾红云当了支书，又不动声色让她当了妇女队长，陈桂华更像新一茬的韭菜——恢复了青春，说话办事都像年轻姑娘：浑身散发青春活力。

陈桂华见贾红云给汉伟捞了一截鸡腿，汉伟愣了一下，张嘴要说贾红云，知道他要说客气话，虽然在汉伟面前，陈桂华不过是个大姐的年岁，却满口慈爱地怪他：“你也是，还说个啥，给你舀了就好好吃，莫冷了我家红云一片热心。”

这陈桂华可知道外面议论贾红云与汉伟的暧昧关系？要说不知

道，那不过是骗你。

汉伟见陈桂华说得满口热忱，还真像个晚辈儿，腼腆答应：“好，我吃我吃。”陈桂华好不惬意，随便在面前的盘子里夹一筷子瘦肉萝卜条填到嘴里，嚼着问汉伟：“听红云说，你妈病发了？”汉伟怕她担心，慢吞吞道：“老毛病，我已经捎信叫我弟弟回去了。”

只不过将近中午，虽然社员们都在地里乘打倒“四人帮”的强劲东风大干快上，但仍当着队里会计的魏莲却已在自家厨房里做好了午饭，跟人赌气似的站到厨房门口，狠狠瞅着中间隔着堂屋的睡屋门口：“晌饭好了！吃饭！”

读者要问：“她跟谁生气？又没名没姓地叫谁吃饭？”还能叫谁？卧病在床的莫香春呗！这一家人，她除了对莫香春、文欣这么叫，对她家的大人、孩子才不会这么叫。又有人问：莫香春是她婆婆，现在卧病在床，她魏莲又是读书人，咋会这样对待？是的，这事说来让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紧紧裹着破旧被子，蜷缩在床上的莫香春正忍着胸口阵阵绞痛，像面临狰狞的死亡却无人搭救，只好苦苦思念死去的秦耀先，嫁出去的春萍，在外做事的汉伟、文欣。乍听魏莲喊叫吃饭，想说吃不下，却怕魏莲骂她不识抬举，想叫她盛一点儿端来，但想到那不过是异想天开，只好竭力答应：“好，我就来。”

莫香春手拄腹部疼处，将就起了床，扶着门框跨出睡屋门，一步一顿来到堂屋里。恰巧魏莲端着饭菜，大步跨出厨房，婆媳俩目光不期而遇，莫香春满眼痛苦可怜，好希望魏莲搁下饭菜，赶过来扶她一把，岂料魏莲像见了仇人，把她狠狠一瞪，像一阵风朝自己房屋里刮去。

莫香春好歹进了厨房，一个踉跄扑倒在灶后，靠着灶台喘了半天，这才勉强揭开锅盖一看，眉头不由蹙得更紧。原来那锅中的篾篦子上蒸的是黑不溜秋的红薯，篦子下面的锅里煮的是水多菜少

的白菜萝卜。

魏莲做这等饭菜，是勤俭持家，还是家中困难？其实都不是，而是专门做给莫香春吃，她先将就吃点儿，待莫香春吃了，她再另起小灶。

莫香春见了锅里的饭菜，乍觉疼痛又一阵加剧，想要返房睡到床上，又想到天冷，起来一回不容易，万一饿了想吃点儿东西，不是又要起来受罪？瞅着厨房思来想去，突然有了主意：磨磨蹭蹭到碗架上拿了只空碗，拣篋子上那个儿小软活的红薯捡了半碗，端起要走，乍想到这蒸红薯干巴巴的不好吞咽，且吃罢了口渴，便搁下盛红薯的碗，勉强去提背后案板上的暖水瓶。岂料一拎，不由叹气。

第二章

话说莫香春勉强拎起水瓶，却不由叹气，原来那暖水瓶是空的。可这不喝水咋行，正踌躇中，乍听隔墙背后魏莲屋里有倒水声，顿时喜出望外，忙朝案板后的隔墙叫：“魏莲，给我点儿开水行吧？”伴随“噔”的搁水瓶声，魏莲大声回她：“我倒完了！”莫香春知她是在骗自己，可还能问吗？无奈瞅瞅碗架，忽一咬牙，又拿起一只碗，在墙角水缸里舀起半碗凉水。

伴随一路村中袅袅炊烟和扛着工具收工回家的社员，额头汗津津的文欣快速蹬着自行车来到大仓库后，忽然听到有人喊他：“文欣——”回头一看，原来是木根扛着铁锹从后面的地里回来，忙捏闸减速，扶着自行车，揩着额头的汗水问木根：“才收工？”

“我加了会儿班。”木根答着来到他面前，瞅着亮闪闪的自行车问他，“工地上正忙，你咋回来了？”文欣掏出香烟抽一支给他：

“不是我妈病发了吗。”木根取下肩上的铁锹，用力扎在地边，接过香烟，顾不上点燃，就绷着脸说：“文欣，不是我说你嫂子不是啊！你看你和你哥都不在家，你妈病成那样儿，你嫂子天天给她蒸红薯吃……”“不会吧？”文欣突然打断他的话。“不信你回去看！”木根像跟他吵架。文欣再听不下去，突然对他说句：“我回家了啊！”推起自行车一跃而上，及至木根醒悟，文欣已跑出丈余，急得木根忙叫：“文欣等等！”听他喊得焦急，文欣只好猝然停车下来，急不可耐地问他：“啥事？”木根捧来不无神秘地说：

“你知道吗？春妞要和铁锤结婚了。”“什么？”文欣对他瞪起眼睛，“她不是要嫁给江那边的一个教师吗？”木根嗫嚅：“不！这事……”文欣突然打断他的话：“这是他俩的事，跟我有啥关

系？”哪还顾木根目瞪口呆，又推起自行车一跃而上。

不知为什么，贾红云今天吃饭比谁都快，搁碗筷时瞅着仍细嚼慢咽的汉伟，直到汉伟望她一眼，才扭头叫像在专心吃饭的陈桂华：“妈，咋感觉好困，想睡一会儿。”陈桂华偷偷瞟一眼若无其事的汉伟，叫她：“莫误了下午上工啊！年轻支书，凡事都要带头。”贾红云懒懒站起：“我知道，稀罕你啰唆。”

贾红云说罢进屋去了，汉伟瞟一眼她的背身，也轻轻搁了碗筷，缓缓伸手掏香烟，陈桂华看见，忙搁了碗筷，起身拿起朱红神柜上的香烟递给汉伟：“今天我待客嘛，咋能让你抽自己的烟？”汉伟只好停了掏自己的香烟，慢吞吞伸手接过，陈桂华这才坐下继续吃饭。汉伟抽支香烟点燃，对陈桂华说：“今天下午提前点儿上工，不然那南洼地不能按期改完，今天上午的战地会上杨书记催得紧呢！”陈桂华一听焦急，三口两口扒了碗里的饭菜，捡着碗筷：“那我干脆现在就去。”汉伟缓缓扭头向门外：“好。”

陈桂华嗜好洁净，手脚勤快，乃远近十里八村出名：满桌餐具很快被她拾掇得一干二净，朱红饭桌抹得油光锃亮，解围裙洗手，拍拍身上的灰尘（其实她那花格子布衫整洁如新），荷锹肩上，不过瞬间便罢。回头对酒足饭饱了，兀自抽烟品茶的汉伟笑道：“秦校长，那我去了。”汉伟也不望她，弹着烟灰：“抓紧些啊！今天上午的战地会上，杨书记号召我们以实际行动庆祝打倒‘四人帮’呢！”“好好！”陈桂华像领圣旨，连声答应着走了。一会儿，村中便响起“嘟嘟嘟”的口哨声和陈桂华那足可以唱女高音的“出工了，都出工了啊，以实际行动庆祝打倒‘四人帮’，都上南洼地改田啊”的叫声。汉伟听见，难掩喜悦，将手中小半截香烟朝地上一掷，缓缓走到门口，左右望了，轻轻掩了屋门，再反锁上。

陈桂华从村头喊到村尾，眼见穿着各色衣服，拿着各种工具的男女社员们陆续走出各自家门，慢吞吞汇往通向南洼地的村前大路，这才停了喊叫，折转身也朝村前大路奔去，一路不停地越过别

人，不是有人问“今儿咋提前上工？”就是有人抱怨“刚撂下碗筷，屁都没顾得放一个，就听你喊上工”。陈桂华说话办事都像一团火，总是笑道：“以实际行动庆祝打倒‘四人帮’嘛！”

就这么一路说笑着，陈桂华很快成了名副其实的带头人：走在大路上那长七短八的上工队伍最前面。这条村中大路其实是联结陈桂华家和南洼地的一条直线，陈桂华走过其中唯一的大洼，上到坡上，眼见下了坡便是一大片被挖得高低不平的南洼地。陈桂华自己都不知道咋不由自主扭头望自家屋门，这一望不打紧，心中疑窦顿生，原来打开的屋门已被关上了：“嗯，红云在睡觉自己知道，可这秦校长……不！”陈桂华很快打断自己的胡思乱想：“秦校长不是也以实际行动庆祝打倒‘四人帮’，出门上工来了。”

莫香春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把那半碗蒸红薯和半碗凉水端到床头的，将就上到床上又要躺下，乍想到早晨就滴水未进，再不嚼点儿东西，就更没力气。她便背靠床头，用被子盖了两腿，颤抖着拿起一个红薯蛋，皱眉咬了一口，慢慢嚼烂，才咽下肚，正要再咬第二口，乍觉刚咽下的那口红薯像铁杆似的，“呼”的一下，把肚子顶起老高，胀乎乎疼。“哎哟！”莫香春不由呻吟一声，忙端起盛水的碗，咬牙抿一口水，要把肚里顶起的那口红薯浇平，谁知刚咽下肚，那顶起的红薯非但没平，反倒身体内外冰凉凉的。莫香春再扛不住，只好将手里的红薯蛋丢到碗里，慢慢缩进被窝，掖紧被子，缩作一团，瑟瑟发抖，偏那被子咋像总掖不紧，四处冒风，整个人像掉进风洞，想要再掖被子，却又怕动，好想这时有人给她帮忙，但身边只有魏莲，叫得动吗？“要是汉伟、文欣这会儿在身边多好？可他们兄弟这时在哪儿呢？”

莫香春正兀自想得伤心，乍听虚掩的堂屋门被“呼”地推开，紧接着一声急急喊叫：“妈！”无助的她像突然遇见救星，立时忘了疼痛、寒冷，头伸出被窝叫声“文欣”，便再说不出口。

魏莲自喊叫没开水了，便坐在床沿上，偶尔喝一口茶缸里刚

倒出的热乎乎的开水，静静听着外面莫香春的动静。莫香春拿碗捡红薯、舀凉水，步履艰难地回自己屋里，将就坐到床上，甚至吃红薯、喝水，缩进被窝瑟瑟发抖，她不仅听得清，且像真切看见她做这一切的痛苦神情。作为此时唯一在莫香春身边的晚辈，理应为之动容，前去相助。可她却冷若冰霜，心中暗骂：“还有精神，咋不死了你这个累赘。”

刚骂罢就听见堂屋门被“呼”地推开，接着便听见文欣喊叫，像条件反射，魏莲不由倏地站起，掂着脚走到门边，把门轻轻拉开条缝儿，瞅见听到莫香春叫，便挎着黄挎包，风风火火朝莫香春屋里去的文欣，心里不由骂莫香春：“老不死的，见那该死的二鬼回来嗝的，心里哪有我这个儿媳。”撅着嘴把门轻轻关了，回去又一屁股坐上床沿。

文欣火急急来到床沿，把肩头的黄挎包一取，随便丢到莫香春床头的破缸盖上，莫香春那委屈的叫声又响在耳畔，忙凑近仍瑟瑟发抖的她问：“妈，你倒是咋了，哭啥呀？”莫香春脸仍扭向床里，强忍抽泣，若无其事叫他：“没啥，只是身上怕冷，你快把被子给我掖掖。”文欣虽是心有疑窦，但却顾不得多问，只好把被子给她掖了，问：“我嫂子呢？”莫香春说：“刚吃罢饭，可能在她屋里休息吧。”文欣忙问：“那你吃饭了吗？”莫香春倒反问他：“咋没吃呢？”文欣这才想起问她病情，莫香春若无其事地说：“还不是吃不得东西、心口疼的老毛病。”

“哎哟！你不说我倒忘了。”文欣直起身，“我给你带药了呢！”扭头去拎刚丢到缸盖上的黄挎包，岂料眼睛已适应屋里阴暗的光线，乍见破缸盖上两只碗里的蒸红薯和水，好不惊异，忙问莫香春：“妈，你弄这东西搁这儿干啥？”莫香春知他问的什么，却故意问他：“什么呀？”“蒸红薯和凉水？”文欣仍紧瞅着那两样东西，好像是他从未见过的稀奇物，莫香春倒说得轻巧：“还不是渴了、饿了垫垫肚子。”

“这大冷的天，莫说老年病人，即使是身强力壮的，有用这东西垫肚子的吗？”文欣心里已明白几分，倏地转身又凑近莫香春，

“你中午到底吃的啥饭？”莫香春突然感觉自己不好说了，吞吞吐吐：“吃的，吃的……”文欣突然打断她的话：“到底吃的什么，你倒是说呀！”多日的无助与委屈突然一下子涌到喉咙，莫香春再忍不住，像个孩子哽咽着叫他：“文欣，你莫问这了好吗？”

文欣已经完全明白，哪还再问，突然直起身子，抬步就朝外走。莫香春知他要干什么，像那病痛与寒冷骤然停了，两手拄床倏地探身：“文欣！文欣！你回来！”文欣哪听她的，大步来到魏莲门前，正要伸手推门，又觉到不合适，只好忍气轻轻敲门。一连几下，都没动静，当她睡熟，又抬手“咚咚”直敲，不想还真敲得屋里的魏莲大叫：“敲什么敲，死人了？”文欣直觉浑身发毛，真想冲进去给她一记耳光。但怕病床上的莫香春听见伤心，只好捺住性子叫她：“嫂子，你出来一下，有话对你说。”刚才他们娘儿俩说的啥话魏莲都贴在门边听得一清二楚，知道他要跟自己说什么，但想到自打进了秦家“称王称霸”，汉伟都奈何她不得，难道还怕他一个长工文欣？于是怒气冲冲来到门口，“呼”地拉开屋门，摔得“嘭”的一响，惊得像随时都会天塌地陷，屏息而听的莫香春不由一颤，忙叫：“文欣，你过来。”文欣知她担心，强作轻松应她：“妈，没事，你睡你的。”刚说罢，堵在门口的魏莲便立眉瞪眼问他：“死人了，敲这么急，你一回来这屋里就不得安宁！”想到莫香春的担心，文欣强忍心中“嘭”地蹿起的怒火，和气问她：“你中午给妈做饭了吗？”魏莲也不回答，一步跨过门槛，一把拽住被吓得早闪到一边的文欣，气冲冲来到厨房里，“呼”地揭开锅盖，“啪”地摔到背后的案板上，指着锅里已经变得黑紫了的蒸红薯，拧着脖子喝问：“你看做了没有？”

望着那一个个冷得像黑石头蛋一样的蒸红薯，想到母亲一辈子含辛茹苦，如今儿长女大，她卧病在床，却吃这种东西，文欣好不

辛酸，忙强忍泪水问她：“你就让老人家吃这？”魏莲不屑一顾：“嗯，她不吃这吃啥？”文欣竭力耐心地说：“她有病……”“有病咋了？”魏莲突然打断他的话，“有病我就该像伺候皇帝给她做七碟八碗山珍海味？”文欣最见不得蛮不讲理，不由血冲脑门，两拳紧攥，怒目瞪她：“嫂子，你……”

魏莲当文欣要打自己，不等他说完，就“呼”地把他揉个踉跄，一把抓起灶上的水瓢，“咚！”从水缸里舀起满满一瓢水，“哗——”泼了直踉跄到堂屋才站住的文欣一身，转身又去舀水。文欣抹了一把满脸水滴，眼前乍同时晃起魏莲与“师爷”夫妇窃窃私语，魏莲慢待来家里相亲的马婶她们，母亲拖着病体、顶着寒风，跪在潮湿的地里哆嗦着拔蒜苗，每年除夕吃团年饭时魏莲无事生非，与汉伟争吵、打骂的一个个影子……

魏莲舀了水转身见文欣直直对自己发愣，当他被刚才那瓢水泼得蒙了，抬手又要泼，岂料文欣像忽然被噩梦惊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她面前。魏莲自打进秦家门，哪见过文弱的文欣这般神情，正被惊得不知所措，手里的水瓢已被他一把夺过，“啪！”被甩在地上满地“开花”。魏莲这才清醒，哪吃文欣这套，扬手要打他嘴巴，岂料手刚抬起，便被文欣一把拽住，一个“顺手牵羊”，已被踉踉跄跄拽到堂屋里。魏莲竭力要站住脚反抗，只可惜腿脚不听使唤，正慌乱中，乍觉得两腿像被狠狠拽了一下，“扑通！”整个身子便不由自主倒在地上，原来是被文欣的扫堂腿扫了。

有人要问，文欣和魏莲相比，怎么说文欣也是一个小伙子，怎能对一个女人使狠？其实文欣本要把她放倒在地，但因古书读得多，传统观念重，哪肯身为小叔子去抱嫂子，所以气愤中便给她使了扫堂腿。

见魏莲像装满的布袋倒在地上，气得几乎没了理智的文欣哪容她喘气，一如打虎的武松，挥拳便打。眼见重拳就要落在惊慌失措的魏莲身上，乍听一声断喝：“文欣，住手。”